公婆与他们的树

□赵军红

我家门前有片花椒林,那是婆婆在世时种下的;我家楼后有棵很大的葡萄树,爬了满满一院子,那是公公在世时栽下的。

当年,婆婆拿了一把花椒种子,很细心地撒在门前的空地上。当时门前是大片的荒草地,婆婆用小锄头仔细地把土翻了一遍又一遍,播下了希望,然后每天都去浇灌。花椒是很难发芽的,婆婆撒了好多种子最后只钻出来十几棵幼苗。婆婆很细心地呵护着那些幼苗。3年后,它们每棵上面都结满了花椒。每年的10月都是丰收的时候,门前总会花椒飘香,只可惜婆婆再也看不到了,在花椒丰收的第二年,婆婆撒手人世,把自己辛辛苦苦劳动的成果留给了子孙……

楼后的葡萄树在我家栽种时是一棵幼苗,是70多岁的公公每天细心地打理它,给它搭架子、打药、剪枝……公公在年轻时曾经去新疆支边30多年,做了一辈子孩子王(小学校长),是个非常和蔼的老人。他养的葡萄树每年都能挂果100多串。大夏天的中午,他不休息,总是站在葡萄藤下修整枝叶。每到葡萄快成熟时,他总是对娃娃们说:“现在都别摘,等葡萄熟了,大家都有份。”真的,当葡萄由绿变紫时,公公就会用剪刀剪下来,然后挨家挨户送过去,左邻右舍都品尝过我家的葡萄。如今,公公已离我们而去,这棵葡萄树因缺少打理而变得枯黄……

如今,树还是那些树,守护它们的却不再是那两位慈祥的老人。每当我从树下经过时,都会想起我的那两位亲人,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切安好。

为自己栽一棵树

□苗君甫

这个春天,我许下了一个愿望,那就是为自己栽一棵树。

我一个人来到向阳的山坡上,带着铁锹,带着脸盆,带着挑好的小树苗,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,查看哪里才是最适合我的小树生长的地方。

我静静地挖了一个小坑,把我的小树虔诚地栽下去,然后覆土,轻轻地用手掌把浮土压实,缓缓地浇水。我看到我的小树在向我微笑,像早春初绽的花朵,让我心动。

我的小树和春天从此结缘,它将吸取大地母亲甘甜的乳汁,郁郁葱葱地萌发,快快乐乐地成长,装点我的梦境,就像我一直憧憬的那样。我不奢望它为这个山坡遍染绿意,我不祈求它为这个山坡平添春色,但我知道它会蓬勃生长,为这个山坡注入生机。

从此我的内心又多了一份牵挂,牵挂我的小树是不是在吸取阳光雨露,茁壮地成长。我知道,这份牵挂将会让我有很多的契机亲近这个山坡,亲近我的小树。它会是我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一份美好的向往,也是我朝九晚五的日子中一个诗意的栖居。

于是,当苦闷时,我会去看我的小树,向它诉说烦恼;当不开心时,我会去看我的小树,向它倾吐委屈;当痛苦时,我会去看我的小树,向它宣泄泪水。我知道,我的小树帮不了什么忙,但它会用自己的枝叶给我鼓励、安慰和支持。早晚有一天,我会像一棵树一样成长,和我的小树一起并肩站立,承担风雨,共享云霓;我会在自己栽的这棵树下,学会成长,学会面对生活中诸多的不如意。

我想,这个春天以后的每一天,我都将是快乐的,我都将是幸福的,因为我栽下的这棵有名字的树,将会是一棵有故事的树,将会是一棵我用心呵护的树,将会是一棵伴我成长的树。

如果,你也喜欢这样的感觉,那么为自己栽一棵树吧,我相信,它会让你和我一样快乐!

桐树花开乐陶陶

□寇俊杰

也许是桐树成材早吧,老家到处都是桐树。每年春末夏初,桐树的叶子还没长出来,花就先开了。抬头看,眼睛里除了蓝天白云,就全是桐树花了,那一枝枝、一串串在枝上张大了嘴巴,像极了村里电线杆上的喇叭。这时的蜜蜂是一年里最忙碌的,它们一天到晚嗡嗡嗡地采蜜,和奶奶的纺花车声音一样,不过奶奶的纺花车一年四季都在响——它们还没有奶奶勤劳。

放学了,男孩子猴子似的蹭蹭蹭爬上桐树,先拽下几朵桐树花,放在嘴里使劲儿地吸,然后折下带花的小枝,扔给树下眼巴巴看着的女孩子。虽然这甜蜜只能用一丝丝来概括,但对于只能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糖块的人们来说,没有比那更美的享受了。再说,我们在桐树花开的十多天时间里,每天都能享受那一丝丝的甜,过年还没这么长时间呢!擅长爬树的男孩子成了抢手的香饽饽,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,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,有个小伙伴在众人的吹棒下走向树梢,结果从树上跌下来,好在被下面的树枝挡了一下,再加上地上正好有一堆沙土,他才没有受伤,但吓得以后谁也不敢再往高处爬了。

桐树花不但能吸,别致的花托也是我们的玩具。花托大小均匀,有规则的锯齿形边儿,像是从一个模型里出来的。我们找来针线,女孩子把它们穿起来挂在耳朵上当耳坠,男孩子则穿成一大串,挂在脖子上当佛珠玩儿。有一年正巧我们刚看完电影《少林寺》,于是,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或手上都挂着一串“佛珠”,见面就双手合十,口中念念有词:“阿弥陀佛!贫僧这厢有礼了!”

几十年过去了,桐树花依旧年年开,但再也没有了童年的味道……

栽树栽出意外来

□张建强

去年植树节那天,我们单位集体去种植观赏桃树,男女两人一组,男的负责挖坑,女的负责培土、浇水。

我和小刘是搭档,小刘刚大学毕业,还是个大姑娘。若是再往前数个三五年,挖几个树坑对我来说不在话下。别的不敢吹,从小在农村长大,我有的是力气。如今不行了,这些年我一直做办公室工作,缺乏锻炼,随着年龄的增长,将军肚也渐渐冒出地平线,弯腰系个鞋带,脸都憋得跟关公似的,哪还有力气去干这么笨重的力气活儿。别的小组,1个小时不到,5个树坑已经挖好,只等栽上树苗,就大功告成。而我刚挖出两个小坑,早已气喘吁吁,四肢发软。小刘几次要夺过工具,我都没让——咱一个老大爷们儿,叫一个柔弱的姑娘挖树坑,岂不让人笑话?

我又坚持挖了几下,实在是力不从心,刚想蹲下休息一会儿,没承想,动作过猛,我的裤裆一下子裂开了一个足有一尺长的大口子,红内裤立刻露了出来。我本能地用手去遮,哪能挡得住?当着大姑娘的面,整这么一出,我甭提有多难为情了。

偏偏这一幕,被不远处的王主任看在眼里。王主任平时嘻嘻哈哈,没有一点儿官架子,最爱和人开玩笑。他对着大伙儿嚷道:“姜还是老的辣,瞧瞧人家老张,效率可真不是一般高,桃树还没有栽上,就绽开一朵大红花。”